

叢 書 遠 創
編 主 家 究 概

錄 夢 亞

絲 約 杭

商務印書館

序

臧克家

新詩，它大踏步的朝前猛進。

許多人被撤在後面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觀念、情感，他們對於新詩的看法，由於距離的日趨疏遠而慢慢的凝固，從此他們放棄了新詩，其實是新詩放棄了他們。

迎上來的是朝氣蓬勃的青春。他們是多數的。他們的熱情有如春汛；他們感覺新穎而尖銳；他們向前奔赴，率真又勇敢；希望從拉滿的弓弦上射出去，帶着耀眼的光芒，嗖嗖的響聲。

眼前是這樣一個時代。真和假，醒和美，罪惡和正義，自由和奴隸，對照得如此鮮明，如此強烈，彼此在批着對方的面頰，而鬪爭的紅血不斷的流。詩人，從而挾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在窒息的空氣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呼吸，在悲痛的的心境下，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哭泣；在扼抑的喉嚨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怒吼；在生之鬪爭的戰場上，他們以自己的詩句作戰。這一切，全然是從生活達到詩，又轉而把詩投到更大的生活的海洋上去。

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一個詩人必須寫那一類的詩，必須用那一種形式去寫，像一個冬烘先生所要求于他弟子的那「八股」舊課；生活是廣闊的，詩是多樣的。只要他的詩句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只要他的詩句像春風的和煦使人旺盛；只要他的詩句像大海的潮汐，黎明的鷄聲或早號，使人奮勇、鼓舞；只要他的詩句像放出去的一隻信鴿寄托了善良、溫暖，向上的一顆真心……

爲了以上的種種，却不敢說符合了這種種，我們乃有了這個小小的詩叢。這十二位作者，年齡、職業，各不相同，而彼此大半陌生，詩，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它能够聯繫起更多的人。生活是多方面的，詩的風彩也就各異。一個人，讓他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去吧，照着自己的方式寫詩去吧，在個性被扭歪的地方，人和詩便不復存在了。

薄薄的本子，正像我們卑微的心願。投出去的只這麼一點點，希望收回來的却很多呢。現在，讓我把這「噩夢錄」的作者作一個淺略的介紹：

杭約赫是一個畫家，他「厭棄了彩筆」來學「發音」和「和聲」。抓住一點向深處探尋，把它凝結成晶瑩的智慧，使人冥想比直感的時候更多，他的字句也是百鍊而成，像一道細水從幽邃的山洞裏阻滯的流出來，以自己那種節制的音響注向一個深潭裏去，他缺少了波瀾壯闊的那份豪情，但也沒有挾沙泥而俱下。他是飽經了人生變遷，在落潮裏想望着一陣新的風暴。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早於滬



誓

從一團渾沌裏，你艱辛的爬了來，
爲那些無知的子孫，教花兒放香
花兒結果，教悖逆的生命知道情愛，
教有聲音的也有思想，也有光亮。

原爲了給你溫暖，竊火者

由神祇的殿堂裏取來了火；

玩火的却用它來焚燒你的髮，

你的皮肉，焚燒你慈悲的心窩。

吮吸了你的乳汁，還要流你的血，

憑一股蠻勁，他們無休止地將你踐踏，
這浩浩劫刺透了心，你替自己的厄運啜泣。
為報答你的恩惠，千萬子孫染紅了手，
將不肖的從一切有聲音的地方殲滅，
誰還忍再讓你向蒼蒼的天宇去呼救！

一九四四年

哭聲

我們光身來到世上，
帶來的只有哭聲，比
小豬小狗還要愚蠢。

十萬個時辰有多少
世紀，小豬有了灰孫，
小狗也做了老祖父；
我們才學會了爬行。

泥淖是小豬的世界，
牆洞是小狗的世界；

而整個的世界，都在
我們的小手掌心裏。

同樣帶來一個哭聲，
有的在宇宙裏探險，
有的祇是小豬小狗。

一九四六年

拓荒

上帝給了你們一塊窮山惡水，
饑寒和災難霸佔了這片天地；
你們却不甘願領受他的吩咐，
要教枯黃的土地去變換顏色。

在苦海上開闢了自己的樂園，
曾被幸福和溫飽遺棄的地方，
從你們手掌裏，已經瓜菜滿地
糧食滿囤、騾馬成羣、豬羊滿圈。

年近半百的人現在找到了家，
血絲和汗滴裏發見新的奇蹟。
征服了天和地，才稱得上英雄。

我們企望着地獄都變成天堂，
這星球上有多少荒蕪的土地，
在等待着辛勞的子女去「開墾」。

一九四四年

願

蘸飽了彩色，我坐在樹蔭下，
畫藍天裏嵌着的大太陽，
畫剛分娩的褐色的土地，
畫黃金的稻束躺在田埂上。

但我畫不出農夫流汗的笑臉，
在調色板上找不到他們底顏色：
今天他們的笑容雖那樣天真，
我知道他們的心却長年在哭泣，
千百種顏色隨我們底手去變，

將一切形體都納進框子；但
畫畫的祇把捉了一些光和線。

我想攝取一顆顆活跳的心，
厭棄了彩色，厭棄了畫筆，
去學習怎樣和聲，怎樣發音。

一九四五年

噩夢

不是守防邊疆，又不是護衛
血地，你們要掛着哭聲離開，
母親揉着乾癯的乳頭吸泣。
幾千年了，我還要寫「石壕吏」。

誰不是親人們的「心肝寶貝」，
破舊的搖籃還不忍得拋棄；
誰不是好丈夫，母親的孝子，
現在要讓田園去收養野草。

百年的怨仇不去報，教你們

舉着來自海外的兇器，廝殺
自己的弟兄，聽號音的「帝達」。

弟兄們的血流在一起，母親
的淚流在一起。遍地狗哭狼嗥，
從此英雄有了用武的地方。

一九四六年

帶兒周歲

蜂兒祇爲釀一點蜜，

替花朵結了果實；

不知是幸運還是苦難，

在一次不經心裏，你凝成了生命。

躲在黑漆漆的小宇宙內

你竟滑過千萬里路；

誰教你急着要見世面，

沒爲你鋪好窠，便聽到你最初的哭聲。

十二回月圓裏，你認得了

母親的聲音，父親的瘦臉，
辛苦並未白費，你給我暖了暖心。

不問剛開出的花朵會不會結菓，
任風雨發威，任肩膀壓着膝，
我也得馱着你去翻山越嶺。

一九四四年



摘星草

.....
.....
.....
.....
.....
.....
.....
.....
.....
.....

壹·

因為愛上帝，你愛了我，
因為愛你，我愛了上帝。
你送給我一架銀十字；
釘在我心裏的却是你。

貳·

不會給你添一朵花，一片葉子，
我祇能叫微風細雨來浸潤你，
叫陽光來愛撫你；用暖和的心

瞧着你從泥土裏慢慢的爬起。

叁。

讓枯朽的枝葉去脫落，
讓脆弱的花朵去凋謝；
不用懷念生命的果實，
願屍體化作護根的泥土。

肆。

今天搬開一塊石頭，
明朝運去一堆土；
你走過了，我走過了，
才有了這條瘦弱的小路。

伍。

是誰，是誰在哀哀的哭，
從早晨到黃昏，黃昏到早晨；

我提着燈向四下裏找尋，
才知道這是天的聲音。

陸·

主說：我是世界底光，跟隨
我的人，不會行走在黑暗裏。
他祇將你底靈魂引向天堂，
却忘掉了你還有個受罪的肉體。

柒·

愛哭泣的去哭泣，
愛流淚的去流淚；
你爲什麼朝着我發呆，
我知道你心裏的悲哀。

捌·

你生活在我的夢裏，

我生活在你的心裏；
等到夢破了、心碎了，
再分不清是我、是你。

玖·

你在太平洋上游盪，
我在崑崙山裏彷徨，
各人在尋求自己的夢，
各人在自己的夢裏埋葬。

一九四三年

黎明之前

壯一壯胆量，我倆並着肩，向沒有路的路上走，
爬過一重山、涉過一道水，在辛勞裏失落了哀愁；
讓梟在叫，讓沒有星光月光的夜空、黑樣地黑，
自己掌握命運，怕什麼魔鬼、將罪孽向天底下抹。

誰教上帝造了人，又給了我們心，給了我們愛，
把我和你放在一隻小舟裏，張上帆，去漂洋過海；
狂濤在咆哮、黑浪在號，生命之舟在荒海裏搖，
不呼救、也不用數息，我們像海燕在迎接着風暴，

任風暴去猖狂，寒冷凍裂了你底面頰，我底手，

忘了疲倦、忘了餓，有一團熾烈的火在你我心頭；

火在心裏燒、眼裏燒，它引着我倆朝黑夜裏奔，

誰不愛溫暖、不愛陽光，我們正在找尋天堂的門，

別信這黑夜沒有底，眼前的路、無窮無盡地長，

繞過這重山，跨過這道水，也許便瞧見了那天堂；

快拭去你額上的汗，將脚步踏得更堅實、更穩，

讓小溪去嗚咽；親愛的你聽，那不是雲雀的歌聲？

一九四四年

落潮以後

——給王多多兄

潮水退走了，

我們不幸給流落在這裏，

這世界不再屬於我們——

兇鷗在天空裏飛，

毒蛇在爬行，

貓頭鷹在歌唱……

我們都不能跳躍了，

甚至不能喘息，

這樣悶熱的天氣，

多想念能獲得

一斗或一升的水。

這世界還有什麼留戀，

新新鮮鮮的博取讚美嗎？

但是，活了，總得要

掙扎着活下去呵。

受不住這窒息死掉，

我們也不會閉上眼睛的。

我們也不會死心——

有一天，退去的潮水

會再向我們湧來，

我們在新求，在默默的召喚：

洪水的泛濫；半天裏

降下陣暴雨……

潮水退走了，

我們不幸給流落在這裏；

浪濤的呼喊穩沒了，

我們時刻在嚮往着

遼闊的江湖。

今天，誰還希冀於

布施的淚水來解渴呢，

讓我們靠攏點，

相互以自己的涎沫，來

潮潤這快要枯瘠的生命吧。

一九四六年

六行

—贈 M

多少陣雜碌的音響，掠過你身旁，
一片玉瓣，是一滴生命，
剝落了生命，你召來燕語和鶯啼。

感謝你在我心裏投下溫馨與希望，
將我從蒼白的國度帶向綠色的世界，
而你却在綠色的世界裏凋謝。

一九四五年

我的家史

太公留下一絡白頭髮，
祖父留下兩撇黑鬍子，
父親留下六歲和三歲的孩子。

太公買了一塊土地，種了一株樹，
祖父守着那塊土地，吃着樹上的菓子，
父親吃盡了菓子，變賣了那塊土地；
而我，僅僅灌飽了兩口袋清風。

祖母把粗劣的佛珠磨成了珍珠，
母親拿十指換來的鈔票糊牆壁；

弟弟生了翅膀投向新世界，
我將墨水缸當作了噴泉。

一枝筆桿要來承擔兩個時代；
為快閉上眼睛的人找尋小天地，
還要讓孩子們晒晒太陽吹吹風。

寫在我出生的第三十年

世界上有多少人
在呼喚我的名字

我走到江邊，

一羣搬運麥粉的人在叫着我的名字：

「杭約赫，杭約赫，杭約赫……」

我走到山上，

那些砍伐樹木的人在叫着我的名字：

「杭約，杭約，杭約——赫……」

我走到街頭，

抬着石像的人在叫着我的名字：

「杭，杭，杭約赫赫……」

我走到野外，

扛着墓碑的人在叫着我的名字：

「杭約，赫！杭約，赫！杭約，赫……」

呵，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呼喚我的名字，
而我——杭約赫，祇是一個窮詩人。

「杭約赫，杭約赫，杭約赫……」

這吃力的呼聲叫得我的心天天在沉重。

我多渴望着，有一天——

勞働者們能爲了自己而服務：

這些麥粉會搬運給餓肚子的人們，

這些樹不會伐給沒有屋子住的人們，
這些矗立起來的宏巍的石像

會一個個都是爲勞働者捨身的英雄，

被野狗啃嚼的死尸

也都能得到安心的休息……

啊，

這些挨餓的，睡在露天裏的，

這些默默無聞的，死了沒有葬身之地的，

這些爲了別人的淫樂而不息地勞働着的，

這許多許多不幸的人們呵！

讓我們手握着手站起來：

我們去尋求溫飽，

我們去建造住房，

我們去爭取榮譽，
我們去爲死人闢一塊安息地……

而我——杭約赫，
和像我一樣的窮詩人們，
也要自由自在

快快活活地去唱唱歌了。

一九四六年

